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

正風



周南召南說附

釋文曰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

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已也與○儀禮喪

禮有房中之樂鄭氏注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

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

誦以事其君子○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

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

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鄭氏曰自從也

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張

氏曰言南者以河東則時為紂所屬自豳以北



則皆為獯鬻所取所及者向南之國江漢汝墳是也。程氏曰召伯為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蘇氏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為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佗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佗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朱氏曰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為二篇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鄭氏詩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

美陽縣孔氏曰繇言大王遷於周原闕宮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召是周內之別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岐山在美陽縣西北。釋文曰召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治遷焉朱氏曰帝嚳之子弃為唐虞后稷封於郃其後公劉遷於豳至古公亶父又遷於岐山之下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作邑於豐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二南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焉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葵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



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孔氏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程氏曰：

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二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天下為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成，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明道程氏曰：周南召南如乾坤。

關雎，七賢反，后妃之德也。程氏曰：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失之矣。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孔氏曰：鄉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

也。夔祀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風也，教也。朱氏曰：風兼二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孔氏曰：鄭氏樂記注云：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廣漢張氏曰：音起於聲而聲出於情，知此則知先王作樂之本矣。○朱氏曰：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永歌皆是聲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踈數之節相應而和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息吏反，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



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虛應反五曰雅  
六曰頌說見六義條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福鳳  
反刺上李氏曰蓋言二南之詩所以風天下而正  
夫婦至於變風則人臣諷刺其上主文而譎古穴  
反諫鄭氏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朱氏曰  
主於文詞而託之以諫雖優游不迫而感人實深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  
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孔氏曰國之史官○程氏曰  
國史得詩於采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傷人倫  
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福鳳反其上達  
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  
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  
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王氏曰風之本出

於人君一人之躬行而其未見於一國之事言天  
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孔氏曰言天下之政  
事發見四方之風俗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  
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  
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古毒反於神明者  
也並見風雅頌條下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史記孔  
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  
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李氏曰是四始以下  
皆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  
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  
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孔氏曰諸侯之風先王大  
王王季之所以教化民也故繫之召公說見周南  
條下○程氏曰繫之周南繫之召南今本皆誤作  
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氏曰王者正始於家終



於天下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呂氏曰哀至誠惻怛  
之意禮記所謂無邪之喪內恕孔悲蓋求賢之情  
其惻隱有如此者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  
雎之義也程氏曰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為后妃  
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衣  
窈窕思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  
善之心也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  
然閑雎却止乎禮義哀不至于傷則其思也亦異  
乎常人之思矣後人以爲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  
子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更何別求淑女以  
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之事自是閑雎之義如此非  
謂后妃也

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大戴禮保傳  
篇曰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  
皆慎始敬終云爾○前漢書匡衡曰孔子論詩  
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  
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  
宜

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  
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  
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歐陽氏曰閑雎  
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  
欽傳曰佩玉曼鳴閑雎歎之瓚曰此魯詩也  
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閑雎刺世注薛  
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  
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于色故詠閑雎說  
淑女以刺時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爲



得其真也間有反覆煩重時失經旨如葛覃卷耳之類蘇氏以為非一人之辭蓋近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

關關雉鳩在河之洲窈窕烏了反窈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

子好逑音求

**毛氏曰**興也關關和聲也雉鳩王雉也鳥摯而有別孔氏曰郭璞云鷓類也今江東人呼之為鷓揚雄許慎皆曰白鷺似鷹尾上白。歐陽氏曰雉鳩不取其摯取其別也水中可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慎固幽深若雉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雉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

好匹。○**楊氏曰**詩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雉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像雉鳩為何物知雉鳩為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像關關為何聲知關關之聲為和則又想像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為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釋文曰逑本亦作仇

關雉具風比興二義一篇皆言后妃之德以風動天下首章以雉鳩發興後二章皆以荇菜發興至於雉鳩之和鳴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為比也風之義易見惟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與多兼比比不兼興意有餘者興也直比之者比也興之兼比者徒以為比則失其



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為比則失之穿鑿矣如殷其雷偶聞雷而有感行者之未歸非可以此類求也**孔氏曰**毛氏特言興也為其理淨故也今從毛氏例特書興以別之餘皆不書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衡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哲善反轉反側

**程氏曰**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孔氏曰**參差然不齊○**毛氏曰**荇接余也以事宗廟陸璣疏曰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孔氏曰**菜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苜菜或股礼也流求也○**程氏曰**左右皆隨水之貌朱氏曰左右流之求之無方也**毛氏曰**

寤覺寐寢也服思之也朱氏曰服猶懷也○

**王氏曰**悠者思之長也○**鄭氏曰**卧而不周曰輾孔氏曰輾轉身回動而不周○釋文曰輾亦作展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采毛報反之窈窕淑女鐘鼓樂音洛之

**毛氏曰**毛擇也董氏曰毛則以熟而薦也傳曰

毛以姜桂○**蘇氏曰**求得而采采得而毛先後之叙也凡詩之叙類此○**朱氏曰**求而得之則當以琴瑟鐘鼓樂之也

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嘆其直王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為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



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鄭氏作五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婦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張氏詩曰**葛蔓生春谷鳥遷女功興念欲婦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

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敘稱

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為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為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為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孔氏曰**興也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

覃延也施移也孔氏曰施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也孔氏曰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之人語皆然詩文多此類萋萋茂盛貌黃鳥搏黍

也陸璣疏曰黃鳥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齊今謂之搏黍灌木叢木也爾雅曰木簇生為

灌喈喈和聲之遠聞也○**歐陽氏曰**后妃見葛

生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故其次章遂



言葛已成就刈獲而為絺綌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魚廢反是獲胡郭反為絺耻知反為綌去逆反服之無斃音亦

**毛氏曰**莫莫成就之貌獲煮之也精曰絺麤曰

綌斃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紵徒感反公侯夫人

紵紵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

服庶人以下各衣其夫○**張氏曰**秋時也○

**陳氏曰**以為衣服而服之無厭斃之心女功之

勤非苟知之身親嘗之所以能儉○釋文刈作

艾曰艾亦作刈韓詩云刈取也○**孔氏曰**爾雅

斃作射音義同

言告師氏言告言婦薄汗我私薄澣戶管反我衣害戶葛反澣害否婦寧父母

**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婦于好張氏曰言

告言婦猶曰告曰婦也○毛氏曰言我也○

**毛氏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

容婦功孔氏曰教女之師以婦人為之昏禮曰

姆纒笄緇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

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姆亡侯反纒山買

反笄音鷄緇音消汗煩也鄭氏曰煩煩擗之用

功深擗而專反○釋文曰猶接抄也○王氏曰

治汗曰汗私燕服也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

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

朱首傳曰薄辭也○**鄭氏曰**澣謂濯之耳○

**毛氏曰**害何也○**朱氏曰**何者當澣而何者可

以未澣乎我將婦寧於父母矣婦寧者婦而問安之義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卷勉反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歐陽氏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言也劉氏曰后妃本不與外事假令思念進賢為社稷計亦何至朝夕憂勤乎○**張氏詩曰**閨闈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痛瘖恨采耳元因備酒漿

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

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之志如是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室有輶釜之聲則門無嘉客况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采采卷耳不盈頃音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戶康反

**毛氏曰**憂者之興也○**朱氏曰**采采非一采也

○**毛氏曰**卷耳苓耳也孔氏曰郭璞曰廣雅云

泉耳亦云胡泉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

陸璣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

為茹○張氏曰泉耳釀酒所須也○朱氏曰據

本草即蒼耳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釋文韓詩

曰歌筐也○**鄭氏曰**器之易盈而不盈者憂思



深也。○**毛氏曰**懷思寘置也。○**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因采卷耳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勞人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此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周道也。大東詩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朱氏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者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

毛氏以周行為周之剝位，自左氏以來其傳舊矣。然以經解經，則不若呂氏之說也。

陟彼崔嵬，徂彼崔嵬。五回反我馬，虺呼回反。隤徒回反。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毛氏曰**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也。爾雅：石山戴土謂之崔嵬。虺，墮病也。姑，且也。釋文云：姑，說文作芻，音義同。云秦以芻買多，得為芻人。君黃

金罍，孔氏曰：韓詩說罍，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名罍取於雲雷故也。言刻畫則用本矣。則士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韓詩：天子以玉，經無明文，永長也。

行役之懷，傷未易解也。我姑且酌酒以勞之，維以少寬其思，使不永懷，不永傷而已。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徐履反。觥，古橫反。維以不永傷。

**毛氏曰**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孔氏曰：兕，一角青色，重千斤。以兕角為觥。韓詩說觥，五升。毛詩說觥，大七升。朱氏曰：周禮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敬者，但謂以觥罰之耳，非



必饒專為罰爵也。○鄭氏曰：此章為意不盡申，殷勤也。○釋文：兕作兕，兕曰字，又作兕，觥作觥，曰字，又作觥。

陟彼祖，七于反矣。我馬瘠，音塗矣。我僕痛，音鋪矣。云何吁矣。

○毛氏曰：石山戴土曰祖，爾雅曰土戴石曰祖，瘠病也，痛亦病也。○鄭氏曰：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朱氏曰：極道勤勞嗟嘆之狀，諷其君子當厚其恩，意無窮已之辭也。

○釋文：祖作祖，曰本亦作祖。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永嘉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妬忌，蓋功容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

南有樛居，蚪反。木葛藟力執反。纍力追反。之樂只之氏反。君子福履綏綏之。

○毛氏曰：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孔氏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云：一名巨瓜，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酢而不美。○毛氏曰：履，祿綏安也。○鄭氏曰：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藟得纍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惠下逮眾妾，則眾妾上附事之。○張氏曰：室家既和，故其君子無所憂患。○滎陽公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但取其下曲則葛藟得纍之而不取其木，亦得以自蔽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但取其食則相呼，非取其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也。兩說皆王氏義。

后妃如此樂哉，君子可謂福履綏綏之矣。漢之



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禍至於亾國則  
樛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嘆之乎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氏曰**荒奄也 呂氏曰荒庇覆也 ○ **鄭氏曰**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繁鳥營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繁旋也成就也 ○ 釋文繁作蒂曰本又作繁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音終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朱氏曰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為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之比非必知其不妬忌也或曰古人精察物理固有以知其不妬忌也 **螽斯羽**詵所中反詵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真兮

**毛氏曰**螽斯蚣蝱也孔氏曰螽斯陸璣疏曰蝗類也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 ○ 蘇氏曰螽斯一生八十一子 ○ **陳氏曰**言羽者螽斯羽蟲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

○ **毛氏曰**詵詵衆多也 ○ **王氏曰**詵詵言其生之衆 ○ **陳氏曰**宜爾者婦其所自於后妃也 ○ **杜氏左傳注曰**振振盛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毛氏曰**薨薨衆多也 ○ **王氏曰**薨薨言其飛之衆 ○ **朱氏曰**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揖揖側立反兮宜爾子孫摯摯直立反兮

**毛氏曰**揖揖會聚也摯摯和集也 ○ **王氏曰**揖揖言其聚之衆 呂氏曰螽斯始化其羽詵詵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薨薨然有聲既飛復歛

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薨薨然有聲既飛復歛



羽揖揖然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

各錄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於驕反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繆民也王氏曰后妃處乎重闈深密之地而四方之廣家人婦子服化者正其本而已故察於治亂之形而不見其本者未可與論聖人之道也。廣漢張氏曰垂爭之風始于閨門至於使萬物不得其所而况昏姻之能以時乎此意蓋深遠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氏曰**興也廣漢張氏曰此詩興也然興之中有比焉唯比義輕於興則謂之興而已詩中若此蓋多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王氏曰桃華於仲春以記昏姻之時

之子嫁子也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孔氏曰之為語助桃夭為嫁者之子漢廣則貞潔者之子東山言其妻白華斥幽玉各隨事而名之子往也。○**李氏曰**婦人謂嫁曰歸宜其室家則室家皆得其宜也孔氏曰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爾

桃之夭夭有蕢扶云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氏曰**蕢實貌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蕢蕢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氏曰**蕢蕢至盛貌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為宜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置子斜反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  
呼報反德賢人衆多也廣漢張氏曰桃夭言后妃  
之所致而已至於兔置則曰后妃之化蓋和平之  
風至於使兔置之人亦與其好德之彞性則固有  
不言而信不疾而速者其要特在於修身以齊家  
而已。李氏曰歐陽氏謂如序文則周南之人舉  
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別此以辭害意也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陟耕反剋剋武夫公侯干城

**歐陽氏曰**肅肅嚴整貌。**毛氏曰**兔置兔罟也

孔氏曰兔自作徑路張置捕之也丁丁椽棧聲也  
也孔氏曰棧謂槩也此丁丁連椽之故知椽棧

聲剋剋武貌干杆也。**孔氏曰**公侯以武夫自

固為杆蔽如盾為防守如城然。**朱氏曰**言聞

此椽棧之聲而視其人則甚武而可以為國杆  
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人  
之衆多矣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  
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雖  
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爾。釋文兔作菟曰  
菟又作兔

肅肅兔置施于中達剋剋武夫公侯好仇

**毛氏曰**達九達之道。**朱氏曰**好仇善匹也非

特杆城而已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剋剋武夫公侯腹心

**毛氏曰**中林林中。**朱氏曰**腹心同心同德之

謂也非特好仇而已

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辭淩重亦嘆美無

已之意爾



兔置三章章四句

采音浮音音以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程氏曰螽斯唯言不妬忌若采芣苢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毛氏曰**采采非一辭也采音馬鳥馬鳥車前也

宜懷任焉孔氏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

傍江東人呼為蝦蟆衣。陸璣云其子治婦人

難產薄辭也采取也有藏之也。○**毛氏曰**后妃

無嫉妬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

和平則婦人以有子為樂矣采芣苢和平之詩也

天下和平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采采

而已無他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擷都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擷力

活反之

**毛氏曰**擷拾也擷取也朱氏曰擷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結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禰戶結

反之

**毛氏曰**結執衽也扱衽曰禰說文曰禰以衣衽

扱物謂之禰扱初洽反。朱氏曰結以衣貯之

而執其衽也禰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采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唐德唐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

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

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孔

氏曰傳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游女疑經休



息之字作休思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為韻二字但休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尔潛行為泳永長方汭也郭璞曰小筏曰汭筏音伐○杜氏釋例漢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江水出汶山升遷縣岷山經南郡江夏至唐陵入海○翟氏曰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跛波我反倚喬木不可攀也興女有高潔之行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朱氏曰其幽間貞靜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歐陽氏曰末乃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

翹翹鎔新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鎔新言刈其萋力俱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范氏曰汝墳之國婦人

毛氏曰萋草中之翹翹然五尺以上曰駒○  
孔氏曰萋萋蒿也江東用羹炙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

漢廣三章章八句



閔其君子勉之以正此豈家至日見而能使之然哉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故曰道化行也

導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怒乃歷反如調張  
雷反飢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杜氏釋例汝出汝陽

縣大孟山至汝陰褒信縣入雖墳大防也孔氏

曰墳謂崖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枝曰條榦曰

枚怒飢意也調朝也○**釋氏曰**君子從役於外

婦人為樵薪之事○爾雅曰汝為瀆又曰汝有

瀆董氏曰謂大水溢出別為小水故知墳當作

瀆郭璞引導彼汝瀆以證爾雅晉世詩本猶為

瀆也○釋文怒作憇曰本又作怒

導彼汝瀆伐其條肄以自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氏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也遐遠也

○**釋氏曰**自勉之意伐肄見踰季矣言將見君

子不遠棄我也

魴符方反魴賴勅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毀雖則如

燬父母孔邇

魴解見敝笱○**毛氏曰**賴赤也魴勞則尾赤古

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亦赤則勞甚矣燬火也

○長樂**王氏曰**父母指文王也○**毛氏曰**孔甚

邇近也○**釋氏曰**王室如燬畏王室之酷烈是

時紂存○**漢廣雅曰**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

王室雖如燬而文王在邇有以恤我也玩此詩

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

也是文王以盛德為商之方伯與商室係民心

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雉之應應對之應也關雉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鄭氏曰**自衰世公子以下敍之誤也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鄭氏曰衰世謂當文王與紂之時公子皆信厚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鄭志鄭玄門人所集

麟之趾振振音真公子于嗟麟兮

**孔氏曰**麟麋身牛尾一角不踐生草○**毛氏曰**

趾足也振振信厚也于嗟嘆辭○**禮氏曰**關雉始於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厚趾定角皆於麟取之有仁厚之象也既言之又嘆美之曰于嗟麟兮朱氏曰麟之趾仁厚公子亦仁厚○釋文趾作止本

亦作趾

麟之定都佞反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氏曰**定題也說文曰題額也公姓公同姓王

氏曰公姓公孫也孫傳姓者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鄭氏曰**麟角之末有肉○**毛氏曰**公族公同祖

也朱氏曰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二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

召南

說已見周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下孟反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鳩乃可以配焉鄭氏曰夫人有均一之德如鵲鳩然而後可配國君焉

**楊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

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以關雎為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者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然則二南之詩周公之以風天下無可疑者



三百篇之義皆句當時所作或國史得詩之時載其事以示後人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說詩者非一人其時先後亦不同以毛傳攷之有毛氏已見其說者時在先也有毛氏不見其說者時在後也關雎之義其末曰不淫其色毛傳亦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繇不和諧又不淫其色然則關雎之義皆毛公所已見也鵲巢之義其末曰德如鵲鳩乃可以配焉毛傳止曰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未嘗言鵲鳩之德然則鵲巢之義有毛公所不見者也意者後之爲毛學者如衛宋之徒附益之耳毛傳尚簡義之已明者固不重出義之未明者亦必申言如鵲鳩之義雖刺不一而其旨未明故傳必言鵲鳩之養其子平均

如一以訓釋之今鵲巢之義止云德如鵲鳩而未知鵲鳩之德若何使毛公果見此語傳豈應略不及之乎詩人本取鵲居鵲巢以比夫人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若又攷鵲鳩之情性以比其德詩中固亦包此意但是說出於毛公之後決難可疑也

維鵲有巢維鵲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毛氏曰**鵲鳩結籜也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

成巢孔氏曰鵲鳩結籜郭璞曰今布穀也。歐陽氏曰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鵲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鵲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雛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鵲來處彼空巢。張氏曰鵲巢鵲居不必有此



理止取二物為喻猶桃蟲及鳥亦二物百兩百乘也孔氏曰車有兩輪故稱兩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鄭氏曰御迎也○樂陽公曰維鵠有巢維鳩居之但取鳩之不自為巢而居鵠之成巢非取鵠之強而不淫知歲之所在亦非取鳩有均養之德也廣漢張氏曰唯其專靜均一能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為則非婦道矣

維鵠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氏曰方有之也將送也鄭氏曰家人送之良人迎之

維鵠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氏曰盈滿也鄭氏曰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宋氏曰成成其禮也

鵠巢三章章四句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楊氏曰夫人為宗廟社稷主以共祭祀為職于以采芣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氏曰于於也芣皤蒿也孔氏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芣謂於其傍采之也沼池汙渚也說文曰小渚曰汙小洲曰渚公侯夫人執芣菜以助祭

○長樂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大廟大事于大廟是也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毛氏曰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被皮寄反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毛氏曰被晉節也孔氏曰被者少牢云主婦被



禘此周禮所謂次也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  
髻也僮僮竦敬也長樂劉氏曰僮僮步雖移而  
被不動之貌夙早也○**朱氏曰**公公所也謂宗  
廟之中非私室也○**毛氏曰**祁祁舒遲也公事  
有儀也○**朱氏曰**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  
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太愛敬之無已也

采芻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王氏曰夫婦之際或  
至於敝而不終者無禮以自防故也

嘒嘒於遙反艸蟲趨趨記歷反阜冬蝻未見君子憂  
心中救中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  
江反

**毛氏曰**興也嘒嘒聲也艸蟲常羊也孔氏曰釋  
蟲云艸蟲負蠶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

短如蝗也青色趨趨躍也阜冬蝻也孔氏曰釋

辭也覯遇也降下也○**鄭氏曰**草蟲鳴阜冬蝻躍  
而從之○**朱氏曰**召南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

獨居見此二物以類相從似有陰陽之性因感  
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恐不得保其全而見之

也**毛氏曰**婦人雖遠人有歸宗之義○**范氏曰**  
未見君子憂心中忡忡者憂心不當夫也婦人之

從君子豈以為必得當之哉見禮則進不見禮  
則退故古之嫁者三月而後反焉所以養廉耻

也○**釋文曰**蟲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張劣反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

**毛氏曰**蕨鼈也孔氏曰蕨鼈釋草云舍人曰蕨



一名蘆。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憊憊憂也。

**朱氏曰**：非必大夫妻親出采蕨，蓋言今其時矣。

**歐陽氏曰**：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毛氏曰**：薇，菜也。孔氏曰：薇，山茶也。莖葉似小豆，蔓生，可作羹，亦可生食，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灋度也。能循灋度，則可以承先祖共音恭祭祀矣。

自天子之后妃，至於大夫之妻，共由一繖，因其所處之廣狹而有歛舒焉。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毛氏曰**：蘋，大萍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

也。孔氏曰：蘋，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陸璣曰：藻，水草也。生水底，其一種葉如雞蘇，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

釋文曰：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王氏曰**：采蘋必於南澗之濱，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

**毛氏曰**：濱，當作瀕。袁淑書曰：宅在南瀕。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瀕者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居呂反。于以湘之，維錡。宜綺反。及釜，符甫反。

**毛氏曰**：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王氏曰**：言其所用有常器也。○

**長樂劉氏曰**：言其誠信之至，事事必躬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側室。反季女。



**毛氏曰**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孔氏曰祭在奧西南隅。朱氏曰室前東戶西牖牖下則室中西南隅所謂奧也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王氏曰**宗室牖下言其所奠有常地也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此所謂能循灋度。○**氏學禮氏曰**季女者大夫之妻也。○**董氏曰**韓詩作于以鶉之顏師古曰鶉烹也。

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為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較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歟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

心也大夫之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爾采蘋以職言舉其綱也采蘋以灋度言詳其目也尊卑之辯也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時照反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鄭氏曰召伯為二伯後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釋文曰召康公也蔡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尔皇甫謐云文王之度子按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焚也

蔽芾非貴反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戾蒲曷反

**毛氏曰**蔽芾盛也曾氏曰蔽芾蓋世所謂連絲

字。○**毛氏曰**甘棠杜也孔氏曰棠今之杜梨其

白者為棠其赤者為杜。陸璣艸木疏曰棠今

棠梨也翦去伐擊也。○**鄭氏曰**戾艸舍也朱氏



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艸舍耳非真作舍也○  
**長集王氏曰**召伯觀省風俗或皮甘棠之下以  
受民訟○**左氏傳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  
所庾思其人猶愛其樹劉氏曰召伯在之時嘗  
憇息此棠樹之下今其雖不在猶當勿伐此棠  
蓋觀其物思其人則愛其樹得人心之至也說  
者謂召公不重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為墨子  
之道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憇起例反**

**毛氏曰**憇息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始鏡反**

**王氏曰**拜謂屈之而已董氏曰施士弓曰拜如

人之拜小低屈也○**毛氏曰**說舍也○釋文曰

說本作稅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疆暴  
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鄭氏曰**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

事

厭於葉反過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氏曰**厭過濕意也行道也○**鄭氏曰**夙早也

○**杜氏左傳注曰**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

濡已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森家何以

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毛氏曰**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猶也孔氏

曰鄭異義駁云鳩者因證於鳩核之處確音角

**鄭氏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強暴之男召



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  
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喙今強暴之男召我而  
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  
而非者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  
強委之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  
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易氏曰**牙牡齒也鼠無牡齒說文曰牙牡齒也  
○山陰陸氏曰雀有喙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

**毛氏曰**墉墻也○**宋氏曰**使貞女之志得以自  
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鶴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  
皆節險正直德如羔羊也朱氏曰衣裳有常制進

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呂氏曰德如  
羔羊如羔羊之詩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純徒何反退食自公委於危反  
蛇音移委蛇

**毛氏曰**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純數也孔氏曰

此言純數下言總數謂純總之數有五非訓純  
總為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

裘以居○**范氏曰**退食者退而食於私家也○

**宋氏曰**自從也公朝也○**毛氏曰**委蛇行可從  
迹也鄭氏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廣漢德**

**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此獨賦其退食

之際蓋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  
不然而有所愧于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幽遽之

不暇寧有委蛇之氣象哉○釋文純作它曰本



或佗純蛇佗蛇曰本又佗蛇

惟其出入皆可從迹則仰不媿俯不忙而從容自得毛鄭蓋一說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絨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氏曰**革猶皮也孔氏曰說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

大裘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皮是有毛得稱革絨縫也孔氏曰縫合羔羊皮為裘縫即皮

之界絨因名裘縫云絨五絨既為縫則五純五總亦為縫也○**鄭氏曰**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退

食自公

**毛氏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王氏曰**朝夕往來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

門而已終無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音隱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

違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鄭氏曰召南大夫召伯之屬○孔氏曰左傳曰伯與之大夫

瑕禽亦此之類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違振振音真君子婦哉婦哉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

此君子也違去違暇也振振信厚也○**張氏曰**如鶴鳴婦嘆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也○

**朱氏曰**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婦哉婦

哉董其畢事而還婦也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呂氏曰振振君子婦哉婦哉勸以義



也再言歸哉者欲慎其歸以復命也遠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違息振振君子歸哉哉

**毛氏曰**息止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違處尺主反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處居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標婢小反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朱氏曰述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時也視桃夭則少貶矣行露死麕於漢廣亦然

**范氏曰**管者睪人觀天地萬物之情因民之有

男女而制為昏禮使之夫婦有別以相生養以相代續是以關雎言后妃之德而至於男女以正昏姻以時鵲巢言夫人之德而至於男女得以及時桃夭美其盛也故以桃喻標有梅欲其早也故以梅喻東山言嫁娶之候亦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聖人觀草木蟲鳥之變之意未嘗不在民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氏曰**興也標落也梅尚在樹者七○**鄭氏曰**

庶衆迨及也○**朱氏曰**吉卜而得吉也○**歐陽**

**氏曰**興物之盛時不可久惜其盛季難久而懼

過時也○釋文曰梅韓詩作棣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氏曰**在者三也今急辭也○**王氏曰**不暇吉



日之擇也。迄今可以成昏矣。

標有梅頃音傾。筐暨許罷。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氏曰**：暨取也不待備禮也。○**歐陽氏曰**：謂者

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王氏曰：謂者以

言趣之也。○**蘇氏曰**：凡詩每章有先後淺深之

異如此。詩之類固自有說。若樛木螽斯之類。皆

意不盡申殷勤而已。欲強求而說則迂雜而不

當矣。

是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

治者邪。

標有梅三章音十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

於君。知其命有睿賤能蓋其心矣。呂氏曰：夫人無

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

好義者也。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

寔命不同。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

三心五嘒。四時更見。鄭氏曰：心在東方。三月時

也。嘒在東方。正月時也。○孔氏曰：心實三星。五

是嘒。釋文云：味謂之喙。肅肅疾貌。宵夜征行。○

鳥星之口。故謂之喙。肅肅疾貌。宵夜征行。○

**鄭氏曰**：夙早也。凡妾御於君不敢當夕。○**毛氏**

**曰**：寔是也。○**朱氏曰**：命所賦之分也。衆妾進御

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其所

見以起興。○**孔氏曰**：衆妾自知已賤不敢同於

夫人。



嗚彼小星維參所林反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留反寔命不猶

**毛氏曰**參伐也孔氏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昴留也孔氏曰言物成就係留也釋文曰二星皆西方宿衾被也裯禪被也禮記玉藻注禪無裏音單猶若也**程氏曰**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音祀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孔氏曰嫡謂妻也媵謂妾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是士有姪娣但不必備耳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一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為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娣姪亦為媵也鄭氏士昏禮注云姪充之子娣女娣也娣尊姪卑

**董氏曰**江況嫡沱況媵今詩敍乃言江沱之間是失詩人旨也

江有汜之子婦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毛氏曰**興也決復入為汜尔雅疏曰凡水決之歧流復還本水者曰汜○**程氏曰**其嫡不使備嬪妾之數以待君也汜水之分渚水之岐沱水之別當使媵妾均承其澤○**鄭氏曰**之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婦○**范氏曰**以之為言用也○**董氏曰**汜石經作漚說文引詩作漚蓋古為漚



後世譌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氏曰**渚小洲也水岐成渚○**程氏曰**處得其

所處也范氏曰處勝得其所

江有沱徒何反之子歸不我過音戈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氏曰**沱江之別者尔雅曰水自河出為澗漢

為潛江為沱。孔氏曰皆大水分出別為小水

之名也禹貢梁州云沱潛既道荊州亦有沱潛

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所以荊梁二

州皆有也○**鄭氏曰**嘯感口而出聲矯既覺自

悔而歌朱氏曰嘯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

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此兼上兩章之意而言

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於此見之王風云條其

歎矣劉女傳云倚柱而歎皆悲嘆之聲也○范

氏曰婦忘其褊心而和樂也

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與如暴虎馮

河吾不與也之與過如過從之過不我過言

不我顧也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

處三章曰其嘯也歌始則悔寤中則相安終

則相歡言之敘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俱倫反惡鳥路反霖禮也天下大亂強

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

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氏曰**郊外曰野○**說文曰**麕鹿也孔氏曰續

人注云齊人謂麕為麇○**毛氏曰**白茅取潔清



也包裹也懷思也誘道也鄭氏曰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王氏曰**野有死麇白茅包之者禮之薄也而猶愈於無禮○釋文麇作麇白本亦作麇

林有樸蒲木反樸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末尊反束有女如玉

**毛氏曰**樸檉小木也孔氏曰釋木云樸檉心孫炎曰樸檉一名心某氏曰樸檉斛檉也有心能溫江河間以為柱能音耐野有死鹿廣物也束猶包之也

以樸檉為禮意其若致新芻之饋之類

舒而脫脫勅外反兮無感我悅始銳反兮無使尻美邦反也吠符廢反

**毛氏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悅佩巾也

孔氏內則婦事舅姑佩紛悅注云悅拭物之中

紈狗也說文曰紈犬之多毛者非禮相陵則狗吠○**鄭氏曰**奔走失節動其佩飾○**廣漢張氏**

**曰**惡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之悅寐驚我之尤則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此詩三章皆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其辭初猶緩而後益切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言非不懷昏姻必待吉士以禮道之雖拒無禮其辭猶強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矣其辭漸切也至於其末見侵益迫拒之益切矣毛鄭以誘為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誤以誘為挑誘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汙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



有為挑誘之汙行而尚名之吉士者乎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禮如容反矣美王姬也說文曰姬周姓也雖

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

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鄭氏曰下王后一

等謂車乘厭翟服則褕翟。孔氏曰王后五路重

翟為上厭翟次之六服褕衣為上褕翟次之

何彼禮矣唐棣徒帝反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尺奢反

**毛氏曰**興也禮猶戎戎也唐棣移音移也孔氏

曰郭璞曰移似白楊肅敬雝和也○**宋氏曰**何

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禮盛也言何彼戎戎而

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肅雝乎王姬之車也○

**毛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皆言王姬之盛美

鄭氏曰喻王姬顏色之盛美○釋文曰釋名云

車聲如居今尺奢反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

漢以來始有居音

何彼禮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毛氏曰**平正也或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孔

氏曰文者諡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以德

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如稱寧王也○李氏曰

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

稱神宗矣

其鈞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氏曰**伊維緡綸也○**毛氏曰**言鈞如何必以

絲緡夫婦相接如何必以禮也

肅雝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辭匹敵則不驕亢可



知也此詩為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反覆歌詠之非有他義也

何彼禮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鶴巢之應也鶴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度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張氏曰仁如騶虞此言王道之成如騶虞之詩如緇衣巷伯之謂也

**楊氏曰**二南正始之篇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則一體相須為治可見矣

**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鶴巢之應意者文王之時二物應感而至故詩人以發興歟**

彼茁則劣反者葭音加壹發五犯百加反于嗟乎

騶虞

**茁出也**孔氏曰謂艸生茁茁然出葭蘆

也豕牝曰犯虞人翼五犯以待公之發孔氏曰

五犯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盡

殺故也。朱氏曰一發五犯言禽獸之衆多騶

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云騶虞尾長

於軀不履生艸。○**鄭氏曰**記蘆始出者著春田

之早晚

彼茁者蓬一發五縱子公反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蓬艸名也一歲曰縱爾雅曰豕生二縱

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柏

所謂句芒司節和風扇物艸淺獸肥之時也

一發五犯一發五縱獸之多而取之鮮也反

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度類蕃



殖交於萬物有繇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  
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  
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殆不足以當之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四章百七十七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



